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语言

纪念版

语言论

〔美〕布龙菲尔德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 语言

纪念版

语 言 论

[美] 布龙菲尔德 著

袁家骅 赵世开 甘世福 译

钱晋华 校

商 務 中 書 館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论/(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语言学)

ISBN 978-7-100-13970-0

I. ①语… II. ①布… ②袁… ③赵… ④甘…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37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语 言 论

[美]布龙菲尔德 著

袁家骅 赵世开 甘世福 译
钱晋华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970-0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frac{1}{4}$

定价:87.00元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55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1955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是近代语言学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他自称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在论述语言学的各种问题时,作者是从语言的实际出发,在公认的规范化的例证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独创见解。《语言论》(*Language*)一书,1914年在美国纽约以《语言学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的名称出版,1933年修订增补后改叫现在的《语言论》这个书名出版。一年以后在英国再版,这个版本在内容和体例方面作了少许改动。作者在本书里对传统语法体系中的某些安排,作了调整,侧重词在句子结构中的语法功用。在对词的处理上,有些观点接近奥托·叶斯柏森的观点,但着眼点高,显示了独创性的特点。

本书适于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参考材料,也可供一般爱好语言学的读者阅读。本书于1965年完成汉语译文的初稿。本书一至十章以及十六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世开同志翻译,十一至十五章由北大甘世福同志翻译,十七章至二十八章由袁家骅同志翻译。译稿于1978年由钱晋华同志重新校订一遍。1965年译稿初成时曾蒙广州中山大学王宗炎同志以及人民大学梁达同志对译文提过宝贵的意见。本书交稿后又承商务印书馆外



语编辑室同志补译了原序两篇并对全书专有名词作了统一和核对的工作。在此,对上述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译校工作,遗漏错误在所难免,这应由我负责,希望读者及时提出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正。

本书原文书末附有注释参考书目和索引等三部分附录,这次汉语译本中则予以从略。

袁家骅

1979年5月10日



美国初版序言

本书是作者 1914 年问世的《语言学研究入门》一书(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出版)的修订版。新版在篇幅上比旧版大得多。这一则是因为在旧版与新版前后相距的这个期间语言科学有了发展,二则是因为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目前对人类语言的理解给予了更大的重视。

和旧版一样,修订版也是适用一般读者以及将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没有这样的入门书,专门的著述是无法理解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循序渐进的探讨也许要比一种专题论著的讨论更富有趣味,因为这些论著如果不了解其背景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一个人一旦打开了对人类言语的奇异、美妙和作用的眼界,他就再也不会向奇闻轶事式的文章问津了。

关于我们每个人都极其关注的语言的一些源远流长的道理,甚至在异常先进的学科中,也往往都被忽略了。本书力求用简单的术语来讲述这些道理,并力求阐明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在 1914 年,我是把这个方面的阐述以当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威廉·温德的心理体系为基础的。自从那时以来,心理学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总算了解到了三十年前我们的一位大师所感受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引证任何一种心理学的论点也能够



从事语言的研究了,而且,这样的研究可以保证我们取得成果,并能使这些成果对有关领域方面的工作者更加有所裨益。在这本书里,我力求避免这样的依赖性,我只用阐明事实的方法,在少数几个论点上,讲述了目前两种主要心理学倾向在解说方面的差异。心灵主义学派是想用一种心灵方面的说法来作为语言事实的补充。这种说法在各种不同的心灵主义心理学派中间有着各自的差异。机械论者的主张是,在阐述这些事实时不要作这种辅助因素的假定。我之所以力求适应这种主张,不仅仅因为我相信机械论的观点是科学探讨的必要形式,而且还因为我认为以自己的立足点为基础的论述,比起一种仰仗另外一个人的或变化无常的各种论点来,是要更为扎扎实实,更为易于掌握的。

我在本书各章里,力求表述一些公认的观点,哪怕是已经通用的规范化的例证也不予规避。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我力求陈述所要讨论的观点。不管是哪种情况,我在本书注释和参考书目中都有引用,这样就会让读者深入事物的内部,而且,如果愿意的话,还会让他们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谨向给我提供帮助和资料的许多学者致谢,向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关怀的出版者、印刷工人和技术高超的排字工人致谢。

布龙菲尔德

1933年1月,芝加哥



英国版序言

本版在两个方面有别于本书 1933 年的美国纽约版本：读音符号采用国际语音协会的标音方法，英语词语的标音遵从英国的规范体系（通用的或公立学校采用的体系）。

除此以外，对全书作了一些改动。这些改动由于印刷技术上的关系也受到了限制。美国版本的版面和行数仍须保持不变。因此，读者将会发现一些美国英语的特点（如以 -or 代替 -our 的拼写形式），有些章节的论证是美国英语的（如用 to photograph）。但是，改正或增补的材料，凡是显然带有实质性的特征，就把它们插进正文，如果不能这样做，就列成一表附在书末。这些改动，大部分由肯特（R. G. Kent）和琼斯（D. Jones）两位教授所作。琼斯教授的评论意见和他的已出版的著作，对我在英语读音方面提供了特别的方便，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布龙菲尔德

1934 年 8 月，芝加哥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的研究	1
第二章	语言的用途	25
第三章	言语社团	51
第四章	世界上的语言	70
第五章	音位	99
第六章	音位的类型	124
第七章	音位的变异	144
第八章	语音结构	169
第九章	意义	186
第十章	语法形式	215
第十一章	句子类型	231
第十二章	句法	253
第十三章	词法	287
第十四章	形态类型	317
第十五章	替代法	348
第十六章	形类和词汇	372
第十七章	文字记载	397
第十八章	比较法	418



第十九章	方言地理学	452
第二十章	语音演变	482
第二十一章	语音演变的类型	512
第二十二章	形式频率的波动	542
第二十三章	类推变化	559
第二十四章	语义变化	588
第二十五章	文化上的借用	614
第二十六章	亲密的借用	636
第二十七章	方言间的借用	656
第二十八章	应用和瞻望	681



第一章 语言的研究

1.1 语言在我们的生活里起着重大的作用。也许由于平淡无奇了，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把它只看成像呼吸或者走路那样理所当然的事。语言的功能很大，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可是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或者哲学家的思考里，语言却没有地位。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也谈论语言问题。他偶尔也争辩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例如英语说 It's I 或 It's me，哪一种说法“好一些”。他讨论这些问题，总离不开一些相当死板的规矩。假如可能的话，他们就引用文字传统来找答案——譬如，often(往往)或 soften(软化)这些词，t 要不要发音，就看文字怎么写。再不然，他就去求助于权威：他相信某种说法一贯是正确的，而另一种说法一贯是错误的，某些学高望重的人，特别是语法家和词典的编者，会告诉我们孰是孰非。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向这些权威请教，而试图用一种哲学式的推理，来摆弄像“主语”、“宾语”、“谓语”这类术语，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据常识的办法来处理语言问题。这类常识，也像许多其他冒牌的常识一样，其实极为肤浅，而不外乎是古代和中世纪流传的哲学家们的玄想而已。

用科学的方法，仔细而详尽地观察研究语言，还只是近百年左右的事。有少数例外，我们等一会儿再谈。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研



究,目前还在萌芽时期。语言学所获得的知识,还没有成为我们传统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学校里的“语法”和其他语言教学,只限于传授传统的概念。很多人在开始做语言研究时有困难,并不由于没有掌握方法或成果(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而由于普遍流行的经院式教条所强加于我们的成见不易摆脱。

1.2 古希腊人有一种善于对旁人认为当然的事,加以怀疑的才能。他们大胆地不断地推测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历史和语言的结构。我们关于语言的传说,多半是他们流传下来的。

赫罗多特斯(Herodotus)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著作里告诉我们:埃及的沙密梯克斯王(King Psammetichus)为了要找出人类最古老的民族,(且不管这意思是什么,)把两个刚生下来的婴儿隔离,住在一个花园里;当他们咿呀学语时,首先发出了 bekos 这个词,这恰巧就是佛里基亚语(Phrygian)^①“面包”。

柏拉图(Plato 427—347 B. C.)在他的对话集《Cratylus 篇》里讨论了词的来源,特别提出事物及其名称之间是否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关系,还仅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个问题。这篇对话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名实相应论者”(Analogists)和“名由人定论者”(Anomalists)之间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语言是自然产生的,所以它本质上是有规则合乎逻辑的,后者却否认这种看法,他们指出了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

名实相应论者认为,词的来源和真实意义可以根据词的形状追溯出来;他们把这种研究叫做词源学(Etymology)。我们可以用英语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理论。Blackbird(八哥)这个词显然

^① 佛里基亚(Phrygia)是一个古国,国境在小亚细亚中部和西北部。——译者



是由 black(黑的)和 bird(鸟)组成:这种鸟是根据它的颜色命名的,blackbird 的确是鸟而且是黑的。同样,希腊人自然会认为 gooseberry(醋栗)和 goose(鹅)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发现这种联系正是词源学家的任务。^① Mushroom(蘑菇)这个词就会提出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② 词的组成成分又往往是变化的,譬如 Breakfast(早餐)这个词,不管语音上有什么差异,那意义显然是指一顿饭,这一顿饭,我们吃了就 break(打破)我们的 fast(斋戒)了^③;至于 manly(男子气)这个词,又是 manlike 的缩简形式。

正像英语一样,希腊语大多数词是不能用这类方法来分析的。譬如 early(早)同 manly 的词尾一样,但是这个词的剩余部分 ear-就不可解了;woman(女人)和 man(男人)有一部分相同,但是第一个音节 wo-是甚么呢?那么,还有一批简短、单纯的词,它们跟旁的词没有相同之处——如 man, boy(男孩子), good(好), bad(坏), eat(吃), run(跑)。遇到这种情况,希腊人和他们的学生——罗马人——就得依靠猜测了。例如,他们把希腊词 lithos(石头)说成是从短语 lian thein(跑得太多了)变来的,因为石头是不会跑的。拉丁语有这类的的一个已经变成了谚语的例子:lucus a non lucendo“小丛林(lucus)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没有亮光(lucendo)”。

① gooseberry 与 goose 无关。作者举此例是为了说明名实相应论者的见解是错误的。——译者

② mushroom 来自拉丁语 mussiriōne,不是由 mush(糊)+room(房间)合并而成的。——译者

③ break 念 [breik], fast 念 [fɑ:st],但 breakfast 念 ['brekfəst],语音改变了。——译者



不管怎么样,这些词源学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希腊人看出了时间推移,言语形式也随之起变化。现代学者由于系统地研究了这些变化,才找到语言学里许多问题的关键。古代却从没有人对于语言变化建立任何仔细的研究。

古希腊人除了自己的语言以外,并不研究其他语言;他们认为,希腊语的结构当然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普遍形式或者还许体现了整个宇宙的秩序呢。因此,他们作出了语法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只限于一种语言,并且是用哲学的形式来阐述的。他们发现了希腊语的词类和句法结构,特别是像主语和谓语,以及一些主要的屈折变化的范畴:诸如性、数、格、人称、时态和语态等。他们不是根据可以识辨的语言形式的名称来下定义,而是用抽象的名称,来说明语言分类的意义。这些学说最充分地表现在色拉克士(Dionysius Thrax 公元前二世纪)和地西库鲁士(Apollonius Dyscolus 公元二世纪)写的语法里。

希腊人还作了某些细节的研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对后代的影响较小。他们几乎奉为神经典的伟大史诗《伊利亚德》(*Iliad*)和《奥德赛》(*Odyssey*),是用一种古希腊语写成的,除此之外,还是没有人懂得希腊语言。为了理解原文并且做出正确的稿本,人们不得不研究这种语言。做这项工作的人,最著名的是亚理士塔库士(Aristarchus,约公元前 216—前 144)。希腊语其他文学作品是用好些地区的方言的固定形式写成的,因而希腊人有了比较本国语中好几种分歧形式的机会。到了公元四世纪的伟大雅典作家们的语言也变成古语以后,这又成为研究的专题了,因为这种语言代表了书面语言的理想形式。所有这类研究工作都要求在细节

